

重磅品荐

聆听中原文明的回声

王小柔

当我们在历史的长夜里寻找文明的坐标，博物馆无疑是一座明亮的灯塔。《寻访河南百家博物馆：行走中原》以81家博物馆为经，以600余幅高清文物影像为纬，编织出一张纵贯8000多年的文明图谱。这里的每一件文物都是时光的切片，每一座博物馆都是历史的驿站，承载着中原大地的沧桑与荣耀。

● 博物馆里的中原记忆

河南博物院的新馆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史书。它取意于元代观星台，“上置仰斗承‘甘露’，下接覆斗纳‘地气’”，青灰色的砖石层层叠砌，如同通向苍穹的阶梯，顶端的仰斗仿佛在承接宇宙的能量，底部的覆斗则稳稳扎根于中原沃土。这种将建筑美学与天文智慧结合的设计，暗合了中原“天地之中”的文化定位。当阳光透过仰斗形的顶部洒入展厅，金箔般的光线掠过展柜，仿佛千年之前的星光穿越时空，照亮了贾湖骨笛的七孔音孔——这支用鹤类尺骨制成的乐器，在8000多年前就奏响了人类最早的旋律。考古学家证实，它的音阶从四声、五声逐步发展到七声，“把中国音乐的起源向前推进了数千年”。

博物馆是文明的诺亚方舟，河南博物院的17万件藏品正是这艘方舟上的璀璨星辰。从商代早期的杜岭方鼎到春秋时期的莲鹤方壶，从汉代的四神云气图壁画到唐代的武则天金简，每一件国宝都在诉说着中原文明的独特基因。当我们在书中看到杜岭方鼎“造型浑厚庄重，鼎口沿外折，两侧沿面上有圆拱形立耳，微微外张”的细节，便能理解为何它是商代早期青铜文明的象征。1974年，它在郑州杜岭张寨南街的黄土中被发现，历经3600年的埋藏，鼎身的兽面纹依然清晰，乳钉纹如星辰般排列，仿佛在向世人展示商王的威严。而莲鹤方壶“莲瓣中央一只亭亭玉立的仙鹤引颈欲鸣，展翅欲飞”的灵动，更展现了春秋时期多元文化融合的

气象——中原的厚重大气与荆楚的浪漫飘逸，在这件青铜器上达成了完美的融合。匠人将仙鹤的轻盈与方壶的庄重相结合进行铸造时，他们或许没有想到，这件器物会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象征，让后世之人透过它，看见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与文化交融的波澜壮阔。

如上所述，书中对81家博物馆镇馆之宝的解读，堪称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这些“国之重器”不仅是艺术珍品，更是历史的证人，承载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刻辞卜骨揭开了商代甲骨文的神秘面纱，而河南博物院的妇好鸮尊则让我们看到了商代女性的威严。这件“迄今发现最早的商代鸟形酒尊”，以猫头鹰为原型，“头微昂，面朝天，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拢”，既有战神的威严，又暗含“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传说。3000年前，妇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既是母仪天下的王后，也是驰骋沙场的将军。她的墓葬中出土了1928件文物，鸮尊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件。当我们凝视它腹部的铭文“妇好”，仿佛能看到这位传奇女性在祭祀时，手捧鸮尊，向祖先神灵祈祷，青铜的光泽映照着她坚定的面容。那一刻，她既是人间的统治者，也是神权的代言人。

● 文物背后的千年叙事

三门峡虢国博物馆的玉柄铁剑改写了中国冶金史。这把“中华第一铁剑”由铁质剑身、铜质柄芯与玉质剑柄嵌接而成。在西周青铜鼎盛的时代，铁的出现如同划破夜空的流星。虢国国君用和田玉装饰剑柄，玉质温润，与铁质的冷峻形成鲜明对比，既是对稀有金属的珍视，更是权力与身份的象征。1990年，当它在虢季墓中被发现时，剑身虽已锈迹斑斑，但玉柄依然光洁如新，仿佛在诉说着主人对它的珍爱。在那个青铜主导的时代，这把铁剑的诞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就像晨曦中的第一缕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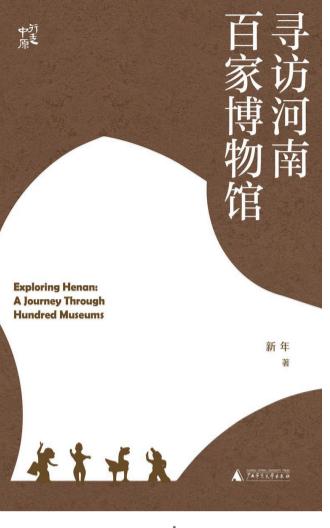
预示着铁器时代的辉煌。

最令人动容的或许是武则天金简的故事。1982年，农民屈西怀在嵩山采药时，偶然在石头缝中发现这片长36.2厘米、重223.5克的金片。他没有想到，这片看似普通的金属片，竟承载着一代女皇内心的秘密。金简“素面无纹饰，正面镌刻双钩楷书铭文3行共63字”，记载了武则天在久视元年（700年）七月七日，遣道士胡超到嵩山投简，祈求“除武曌罪名”的内容。这位在中国历史上唯一称帝的女性，在晚年时，面对权力的纷争与内心的愧疚，选择向天地神灵倾诉。金简的发现，让历史的烟云突然变得清晰，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传奇女性不为人知的柔软一面。

● 行走与书写的双重朝圣

作者耗时多年实地探访了百家博物馆，这种行走本身就是一场对文明的朝圣。他的脚步踏过郑州商都遗址博物馆的夯土城墙，触摸过3600年前的都城根脉；在洛阳古墓博物馆，他凝视着“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千年墓葬，感受着古人对生死的敬畏与向往；在南阳汉画馆，他徘徊于汉代画像砖前，看那些舞乐百戏、车马出行的画面，仿佛听见了2000年前的鼓乐声。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而作者用细腻的笔触，将这些钥匙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以“陶瓷为声，讲述黄河故事”。展厅中，从仰韶的彩陶到唐宋的青瓷，每一件陶瓷都是黄河文明的音符。当作者看到一件唐代唐彩骆驼俑，驼峰上的胡人俑手持胡琴，面带微笑，仿佛能听见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与胡琴声交织，看见商旅往来、文化交融的盛景。开封宋绣艺术博物馆里，一针一线绣出的《清明上河图》色彩斑斓，人物栩栩如生。想象着绣娘们的手指在绸缎上翻飞的场景，仿佛将宋代的繁华市井重新带回人间。这些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陈列之所，更是文明的传承之



《寻访河南百家博物馆：行走中原》，新年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5年1月出版。

地，每一件展品背后，都有无数匠人、学者的心血与汗水。

文字的力量在于让文物“活”起来。在描述四神云气图壁画时，作者写道：“壁画的图案以朱砂为主色，上面用白、绿、黑等颜色绘出青龙、白虎、朱雀、怪兽等神禽异兽及灵芝、花朵和祥云等”，并提到壁画曾遭盗墓贼破坏，后经文物专家“揭取”并置于真空玻璃龛内，“有一套从加拿大进口的精密仪器自动调节着内部温度，营造了一个无菌环境，使得流畅的线条依旧，飘逸的律动依旧”。想象这幅16.8平方米的巨幅壁画，原本绘制在西汉梁共王刘买墓室顶部，2000多年前，画师们站在木架上，蘸着矿物颜料，一笔一画描绘出墓主人升天成仙的愿景。如今，它安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色彩依然鲜艳，青龙昂首，白虎咆哮，仿佛随时都会从壁画中腾飞而出，带我们回到那个充满神话与想象的时代。

书的结构设计也颇具匠心，以“了解中原文明的窗口”“认识大自然奥秘从这里开始”等为题，将博物馆分为不同主题。在“重返5000多年前‘星空下的村落’”章节，作者描述了郑州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那里的房基遗址、陶窑和墓葬，仿佛让我们看见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在星空下劳作、生活的场景。他们用泥土建造房屋，用陶土烧制器皿，在星辰的指引下耕种、收割，创造了灿烂的仰韶文化。而在“明代藩王的地

下王宫”章节，新乡潞简王墓博物馆的宏大陵墓，石兽威严、神道漫长，让我们得以了解明代藩王的奢华生活与丧葬制度，仿佛看见当年的仪仗队抬着棺椁，沿着神道缓缓前行，旌旗招展、鼓乐齐鸣的场景。

● 在文物中聆听文明的回声

当我们在河南博物院看到云纹铜禁“五层镂空云纹，纵横交错，互为支撑，12条长有双角的龙形怪兽攀附于四周”，便能理解春秋时期失蜡法的高超技艺。这件放置酒器的案子，不仅是实用器具，更是一件艺术珍品，匠人们用智慧与双手，将青铜锻造得如此精致，仿佛云气在流动、龙兽在咆哮，诉说着古人对酒文化的反思与警示。而在宝丰汝窑博物馆，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天蓝釉色下隐约可见莲花纹饰”，则诉说着宋代文人的审美追求。宋代是中国瓷器的黄金时代，汝窑以“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闻名，这件鹅颈瓶的釉色如天空般湛蓝，开片如冰裂般优美，体现了宋代文人对自然之美的极致追求，也让我们感受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化基因的传承。贾湖骨笛的音律至今仍能奏响，现代音乐家们根据它的音阶创作乐曲，让远古的乐声在当代舞台上回响；莲鹤方壶的美学影响着当代设计，设计师们从它的造型与纹饰中获取灵感，创作出兼具传统与现代的艺术作品；匠人们传承汝窑瓷器的烧制技艺古法，让宋代的瓷韵在当代重现。

正如书中所言：“收藏了这些珍宝的河南博物院不仅告诉人们中原大地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文明形态、有过哪些令人唏嘘的遭遇，而且它更像是一艘承载文明的诺亚方舟，启迪着人们继续前行。”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寻访河南百家博物馆：行走中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静下来聆听历史的契机，让我们在纸上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旅行，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遗址到明清时期的珍宝，从黄河之滨的博物馆到伏牛山麓的遗址馆，每一步都踏在文明的厚土上。当我们合上书本，那些精美的文物图片、生动的历史故事依然在脑海中回荡，提醒我们：中原文明的辉煌从未远去，它就珍藏在这些博物馆的展厅里，等待着每一个有心人的探访与解读。这部书不仅是一本博物馆导览手册，更是一部关于文明、关于记忆、关于传承的启示录。它告诉我们，历史不是躺在故纸堆里的符号，而是活在文物中的精神血脉。

《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日]吉川忠夫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王羲之的生命哲学管窥

解冰清

时间的是现世的无力。书中以王羲之为切面观六朝时代精神：“王羲之的书法，以任职会稽内史期间的作品为最佳。当时，王羲之被紧迫的氛围环绕，他的心弦紧绷。”进退亦忧的王羲之在享受逸民生活时，也依然无法以山水之乐忘却家国之忧，不断致信追问北伐动向。

在笼罩一切的无力感中，王羲之展现出惊人的坦诚。他从不贬低、逃避人的渺小、短暂与脆弱。书中写到王羲之深知“有始有卒，自古而然”，当我们跟随着作者遍览王羲之尺牍时，就会发现这一切都促使他愈发珍重“目前”之乐。念及家人，他欣悦满怀，“吾有七儿一女……足慰目前”。与朋友分离，尽管千言万语难言不舍，他仍旧满怀希望期待下一次相聚：“聚散人理之常，亦复何云？唯愿足下保爱为上，以俟后期。”他奋力撑开生与死的短暂间隙，在不断袭来的暮气下，用浑身的朝气为己、为家、为国提供庇荫，除了生命的温度，没有一种理论能归纳王羲之。书中因而这样描述王羲之一生：“他热爱着与朋友的交往，热爱着子孙绕膝的家庭生活，直至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都没有远离俗世。”

书中明确了六朝时期奠定的山水哲学的指向：“遍历诸多名山的王羲之，大概时不时也能领略到‘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的神秘体验。他游历山水的根本目的，或许就是感受

这种神秘体验——与永生相连接的体验。”生命本属自然，一草一木，荣枯有时。作为观赏者，王羲之“游目骋怀”；作为记录者，他遥想“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作为短暂的经历者，他哀叹“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面对岁岁年年相似的江月，每代人都感受着同样的“目前”之乐，生命的无限与有限在此刻归一。

书法成为王羲之“窃造化之机”的生命艺术。传说令唐太宗去世前念不忘的王羲之真迹被他赞为“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孙过庭在《书谱》中感叹王羲之书法“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有限与无限，生与死，天然与人工……一切界限在王羲之的笔下都消失了。书中总结道：“效仿的终点，是效仿自然，效仿造化……通过笔、纸、墨，窃取自然无穷无尽的生命力与韵律。”作者捕捉到的是王羲之1700年前跳动的生命脉搏：“当生命有限的人类置身于处在无限时间长河中的山水自然时，时间长河停止、身心俱忘，本我与自然的对立消失，就能够仰吸到不断生成的自然节奏。”艺术之美即天然之美，万物之理即自然之理。年老体衰的时候，王羲之心中所想的依然还是，去爬爬山啊。

跟随《王羲之：六朝贵族的世界》，重读“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山水哲学长存，千古之乐永生。

《命运》，
蔡崇达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广州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命运的荒诞与现实

张家鸿

希望；他让我以为好起来了，最终却坏到底。”在阿太的爷爷临终前对阿太的阿母诉说的临终遗言中，“他”是谁？“他”就是命运。

命运如果是一场比赛的话，对于输赢，不同的读者也许会得出不一样的答案。如果真要给命运定一种标准，那就是活着。在海边两亩地里收了地瓜返回家中，望着阿妹与北来、西来开心玩闹的场景，阿太心里想着，“我就是死也得让他们活下来”。亲人相继离开的她，坚信“这世界最容易的活法，就是为别人而活”。

命运里涵盖了从生到死的各种人生形态：出生、成年、结婚、生子、葬礼等，小镇人们的生活中侧面展现出中国大地上的世事变迁和社会动荡。在《后记》中，蔡崇达写道：“这次，我不仅想看到我的阿太，看到我的父亲，看到我自己，我还希望每个人能看到每个人。我想看到从过去到将来，所有人的灵魂上所有的伤口，一起像花一样盛开，开得漫山遍野、震古烁今。”《命运》不仅是对阿太命运的追根溯源、对小镇百年历史的深沉回顾，更是普通人的命运写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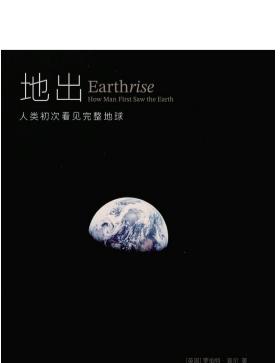
掩卷闭眼，大海、村庄、庙宇，以及在海边、村里、庙中走来走去的人，在我的脑海中久久不散。何为好的小说？标准很多且因人而异。我以为，读完小说之后，如果心生强烈推荐给他人的话，就是一部好小说。读完《命运》，我正有这种感觉。

摘自《地出：人类初次看见完整地球》，[英]罗伯特·普尔著，译林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

地球的一切都和人类息息相关

吴季

小柔荐书



2019年7月20日是阿波罗11号宇航员登上月球五十周年纪念日。我也是从那一天起，开始在网上检索并阅读各种关于阿波罗计划的书籍。除了陈述事实的各种资料，一个不断出现的英文单词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Earthrise”。从字面意思来看，“Earthrise”就是“地出”的意思。它是阿波罗8号宇航员在绕月球飞行时，无意中看到并用彩色相机拍摄下来的景象。这张照片的名字就是“地出”：蔚蓝色的地球从灰色的月球表面升起。然而，大量文献表明，“Earthrise”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甚至成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一个转折点，是人

类对地球环境和自身的顿悟。本书正是深入探讨这个问题的专著。

我们生存的地球，在太阳系中是那么特殊。在黑暗的太空之中，地球凸显着自己的蔚蓝色，上面漂浮着洁白的云层，生机盎然。而在地球上生存的数以亿计的不同生命中，唯有人类这个物种，以其独特的自我意识和智慧，成为生命之王，在地球上特立独行。但是人类直到离开了地球家园，来到太空之中，才完全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和存在的意义。正如宋代诗人苏轼所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地出：人类初次看见完整地球》正是陈

述这一事实、研究这个历史进程的好书。作者罗伯特·普尔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史研究者，本书是他在曼彻斯特大学历史系担任访问学者期间的主要成果。当他三年前得知我们要将本书译成中文时，他决定再次审视这个题目，加入了人类关于太空及对地球环境的新思考，并重新出版。目前的中译本，正是基于他2023年的新版而翻译的，不但具有历史参考价值，也具有现实参考意义。

正如本书所表述的，人类自20世纪中期进入太空，特别是阿波罗计划的二十四位宇航员从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带给人类的新视角（以“地出”照片为代表），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不仅是象征人类走出地球的重要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它使人类在回望地球时对自身产生了新的认识，使人类在文化甚至哲学层面上产生了顿悟。尽管从太空中回望地球可以通过想象来实现，但是通过真实的、人类自己的双眼回望，必定会与想象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地出”及其之后的一系列

照片所带来的影响。

本书所述的历史和思考，是人类的思考，但也仅仅是西方社会，甚至是英语文化圈内的思考。它确实代表了人类的思考，但并不是全部。中国正在实施我们自己的载人登月计划。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人将再度代表人类，从距离地球38万公里之遥的月球上回望我们的蓝色家园。这不仅象征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代表着拥有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以人类一员的身份，书写下新的历史。我们的登月航天员会想到什么，会如何表述中国人的思考，这必将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补充。

当我们真正来到月球上，并把地球作为一颗完整的行星回望的时候，地球家园将具体呈现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中国人的声音将再次唤醒人类对和平、共荣和责任的意识。为此，我们应该做好准备，了解“地出”照片及其影响给人类带来的变化。将本书翻译出版，介绍给国人，特别是我们的登月航天员，应是正当其时。（作者为本书译者）